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金 鉉伯玉恭閱

曹給諫奏疏

疏

曹于忭

官缺政弛回祿示倣仰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官缺政弛

新詞未并缺官不補以臣竊紀凌夷至光熹之際
臣惟皇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亘古君王

匪藉臣鄰庶寮，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乏人，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腕扼舌枯，請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頃者火災示異，朝房半燬，夫朝房者，朝臣栖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昭昭之表，未必非藉，是以啓牖。聖衷，皇上安得漫然已乎。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舛違，仰負聖明，故向來一切點用，過于慎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于此。惟當講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躇而滋廢弛也。臣請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爰立，持軸秉衡，非不委

重然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文章論罷，目今枚卜遲延，似懲乎此，顧雖噎之懲食，食詎可廢，則亦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並取，而又勿採虛望，務核實行，其偽聲欺世，末路隳節，熱軟執拗者，不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諭部院而已，何患不得人成治也。二則大僚每缺，奉旨推用，既經推舉，屢掛彈章，及至催請，猶然厠名，薰蕕未分，黑白揉雜，祇長奸萌，大非政體，近奉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大哉皇言，允合肯綮，何不卽令該

部一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
候欽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 聖諭有云其或舉
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毋得點後讒說會推之後
旣于清議而該部尚爾列請倘僥倖冒進則言官將
言之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
後之瀆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啻晨星或一
人之身催補幾缺駢見疊出頗復厭觀 皇上每命
另推無非廣求賢雋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摠由任
用不預故致臨期乏人如是耳蓋卿貳久缺乃無以

備正卿之推。督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爲常事，資俸每不相應。况林下耆英，一擯永弃，以有用之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鑒既往樹人之不蚤，而廣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也。四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奸，不辭任怨，然在憂國奉公者，必謂讜言不可已。懷私保祿者，則謂生事而可厭。其被論之人，侈口關辨，既若聚訟，又或因言而去，則嫉言官爲逐已，而橫議滋生矣。夫被論飾辯明禁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反躬引咎，避

疑恬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一事偶誤，無損平生，雖求去而衆共原之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羶膩，求去

之疏，或致數十，不過傳之抵報，以塗天下之耳目，直

此言乃爲拱席而

至事理窮迫，勢難駐足，則于異已者拉扯而去，恐發

發非泛論也

其平日于同已者，夤緣使入，仍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豈顧禍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緘口，則奸邪之輩，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皇上之神明，燭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卜相也，簡大僚也，急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

滿公車而臣復喋喋、惟以國事荒挫、士風委靡、民生困苦、邊政頽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復彰彰可睹、臣備員言職、不敢隱默、

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

以濟國用疏

府庫空虛

該臣等接管巡青、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糧庫開造收過放過、又借用過各錢糧數目文冊前來、逐一查算明白、臣等于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主事王興親詣該庫查兌、除罄掃些微給商外、見在

銀兩並無毫厘尚欠諸商艸頭價值二萬五千有零
謹將造完文冊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
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歷攷昔年至百
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凜凜矣
夫諸商辦納血枯髓竭則下窳辦納不前艸場無儲
則上亦窳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區畫之也大抵京
庫之空虛由戶部之那解戶部之那解由邊餉之不
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濫觴
漏卮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歸款項經

費不循規制兩端已。何言平欸項。假如外有太倉廩
有京糧庫。而內有十庫等庫。邇者承運庫戶部傳討
錢糧。該部具疏告匱奉。旨免三分之一。猶不能供。
皇上何不渙發明諭。逐欸開坐。太倉錢糧。應辦何項。
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錢糧。應辦何項。卽金花
一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迨後貯之內庫。
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府。總是 皇
上之財。內匱外匱。俱軫 聖明之念。亦何至今日曰
太倉。明日曰太倉。直令空匱無策。東那西借。奪餓商

之食以給邊軍。而今年邊餉尚缺八十萬兩。是軍與商俱餓也。何謂規制如九邊之餉。歲費京運民運七百一十萬有奇。較之皇上初年已逾一倍。較之弘治已前更逾十倍。昔也解少而足。今也解多而不足。皇上何不發明諭。諸如此類。根究原委。勿憚屯政之難清。鹽法之難理。虛冒之難汰。安見其不有所濟。其光祿一切各費。廚役等一切各役。祖宗時果係若干。近年果係若干。一復舊典。上以昭聖明之儉德。下以祛積習之冗濫。亦何至一歲之出。浮於一歲之

入。甚至人以二百餘萬。出以六百餘萬。既竭力搜括。苦心那湊。亦焉能繼。夫晏安無事。不可狃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時何時。亦多隱憂之秋也。先年寧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脫一旦有不必然之患。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或潢池竊發。其何所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政。例得敷陳。而目覩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人之憂。敢輒披瀝上奏。

鍾 奏疏

疏

鍾羽正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科中事宜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寔後跋前動輒得咎、閩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卽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驚之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諸臣下、當具末流揣已自劾、不蒙兪允、思所以全礪礪之節、

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

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扃戶，誠重之矣，吏科卽不

文選，迫人付背，如掌，爲發背，宜廣通見，聞無取附。

開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迎逢，坦然而不思，於

戶也。

是有冠裳擁集，筐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

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

此說，京師第一可省事。

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微逐，昏夜沈酣，經明禁者屢矣，

則別，謝可，皆宜守之。

臣自入仕途，卽苦此事，時時感額應之，不能過三爵

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

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

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恆置疏保留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諛則雖不諛而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旣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

拊髀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致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後者栖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風波之險。卽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爲平也。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爲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內外久速。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輒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

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卽告也。吏部於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部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

朝廷之公事。非給事所得專。亦非給事所得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所得改。亦非給事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於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於其中也。

條諫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閱視事宜

臣惟天下之事、怠于因循、奮于振作、至振作之中、而
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 皇上允閩邊
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
蓋有數端、臣竊嘗有慨于心、顧思以爲此奉差者事
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謏劣之見、從旁談其
短長、而又復思事乃王事也、疆場之憂、不遺漆室、行
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于臣職亦無不可言、卽言之
無奇、又何敢匿其款啓之明、不一陳于前耶、除綜覈
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

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有裨邊計。伏乞 聖裁。

一日杜私交。臣聞綜覈之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撓之。則顧體面。隨囑托。而法爲情斃耳。不思閱邊何事。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書啓。或用稟揭。通于京師。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下程。行也。則有謝儀。祖餞豐盈。隳厚深相結也。夫旣與之結。卽與之狎。旣與之狎。安得不爲之地。有相縹繆殷勤。而能明目張胆。摘發其

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差官受之者。皆以不典論黜。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卽有弊端。可勁氣覈之矣。此閱邊第一當革者也。伏乞聖裁。

二曰省供應。今邊事至急矣。明主盱食。舉朝蒿目。此非人臣忘寢與食時乎。乃曩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爲之豐酒食。飾傳舍。鋪張玩器。至糜費矣。而戚繼光一鎮。凡用奇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至也。行者又不

自愛多携伶人游客至數十人日夕酣歌流連光景
登高覽勝伐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淫靡至此
且費何從出非剝軍民之脂膏乎閔邊以厚邊也而
剝以自奉其猶人戕至于差臣所至司道委官駢闐
隨從地方館穀暴費無涯蓋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
費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
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簡論黜仍不許
多帶司府官以滋供應則糜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
聖裁

三曰革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筭錢糧。行移作稿。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聞差

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歲棍徒。罷閒官吏。賄求有力者。

臣皆此輩。為在旁之輩。

深相囑託。既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

賢否冊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卽

罪可爲功。賄而遲。卽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墻

置賄者。神奸秘計。玩弄差臣于掌股。而顛倒武臣。索

之重賄。不廢不止。差臣固不能萬目防之也。聞向閱

邊。蓋有以勘黜縣丞。問革監生。克書辦者。藉令不圖

重賄肯甘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于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甚于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囊篋。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筭行移。則取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收歛矣。至于題奏本章。卽字樣小差。亦望皇上寬宥。蓋寧負小失。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聖裁。四曰慎委官。蓋曩者一人兼閱數鎮。勢不能徧也。于是則有委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

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查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視轉委稍輕矣。勿論鹵莽報完，不肯殫其精力，卽精且覈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投鼠忌器耶。此猶賢者也。鬪葺者流，則又徹藩籬，抱苞苴，縱容胥吏，交通關節，掩玷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于地方，與食其報。地方官多方科斂以克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擾矣。夫人主憤邊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查之。乃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

地方官籠絡而相遁相欺以文避法則閩邊之舉猶

蓋憲奉使奉多如此

然地方官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按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不徧而復踵舊習臣乞嚴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閱不許轉委諸官至于事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者使之有敢仍前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躬必親私黨破而綜覈真矣伏乞 聖裁

五日處公費夫閩邊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冊戎器有冊以致批申牌票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工食克

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斂爲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况當此公費。歛益橫也。故一遇提查。卽行科斂。不曰紙劄。卽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苦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叩月餉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閭邊之舉。徒爲武弁開利孔。而貽卒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查。疾首稱苦。臣乞冊籍可省者一切免造。但取底劄簡查。至不可已者。勅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計費而爲之處。干應動錢糧內支派。大抵寧使有餘。

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稽查。敢有指稱公用科歛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騙局塞而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于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

六曰略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凋兵。十不

此但可不知

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爲粉飾。修画樓櫓。造治

兵與好陳者

旗幟。鏗鉦笳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于下。而又使之

彌甲鍛兵。朱綬韎韋。竭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用也。譬之病者肌骨痿痺。手足

情竄。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凡粉飾鮮明者。皆平素不精。而掩耳目于一旦者也。臣乞勅下兵部。先行邊鎮。一應兵甲城池。十分破壞者。從實修理。至于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城不必楮璽。要之深厚。兵不必耀目。要之精好。有敢指以修理。恣行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則軍實精而下不擾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彝仲

張 官處中叅閱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邊論

王任重

公爲陝西汀大領國者此論詳于州縣屯戍守夏之鎮昔甘肅則
一 邊牆延綏鎮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寧夏花馬池東
北編能及之以此鎮非其延陝所及故也
界止共長一千一百六十里

黃河岸三十里至黃甫川堡住守備十里至清水營

住守備三十里至木瓜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孤山

營住叅將四十里至鎮峯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永興

堡住操守五十里至神木堡住東路叅將三十里至

大柘油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柘林堡住操守四十里

至高家營住叅將五十里至雙山堡住守備四十里

至常樂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榆林鎮城住鎮守總兵

官左右營遊擊二員輪番入衛遊擊四員坐營官一

員撫夷守備一員四十里至保寧營住叅將四十里

至嚮水堡住操守二十里至波羅堡住守備四十里
至懷遠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威武堡住操守四十里
至清平營住叅將四十里至龍州城堡住操守五十
里至鎮靖營住中路叅將八十里至靖邊營住守備
四十里至寧塞營住守備四十里至柳樹澗堡住守
備五十里至舊安邊營住西路叅將五十里至磚井
堡住守備六十里至定邊住協守副總兵三十里至
鹽場堡住操守

寧夏鎮東自鹽場地界起而西沿邊驛花馬池至橫

城馬頭而北，循大河至北長城，而西接賀蘭山，山迤南至中衛，轉西接固原鎮靖虜界止，灣環共長一千一百二十里。

鹽湯堡西界二十里至花馬池堡，住東路叅將六十里至安定堡，住操宋六十里至興武營，住遊擊三十里至毛卜刺堡，住操宋四十里至清水營，住操宋四十里至紅山堡，住操宋三十里至橫城堡，住守備五十里至金貴堡，住把總三十里至李綱堡，住把總三十里至鎮遠關，長城東閘門迤西沿邊二十里至威

鎮堡住操守二十里至寧朔堡迤南順賀蘭山七十
里至鎮朔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洪廣堡住操守四十
里至鎮北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平羗堡住操守六十
里至玉泉營住守備四十里至大壩堡住守備四十
里至廣武營住遊擊七十里至棗園堡住操守四十
里至石空寺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永興堡住操守四
十里至鎮虜堡住操守十里至永寧堡住操守十里
至中衛住西路叅將三十里至馬頭墩過河南順河
迤西一百四十里至喜鵲溝接固原鎮靖虜境界固

原鎮東自寧夏喜鵲溝起西至河州積石關止俱臨黃河土築邊牆并剝削山峩石偏坡共長一千四百餘里

喜鵲溝地界三十里至大廟堡住防守四十里至永安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哈思吉堡住防守五十里至分水嶺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迭烈遜堡住防守七十里至靖虜衛住叅將九十里至平灘堡住操守三十里至大浪口堡接蘭州境界九十里至一條城堡住操守五十里至什字川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買子堡

住防守五十里至蘭州住叅將九十里至西古城堡
住防守八十里至積積灘堡住防守九十里至馬家
灣堡住防守五里過黃河接連河州地方二邊一道
險隘石柞一百里至党家堡住守備土山剗削山峴
無邊牆八十里至千觀臺堡剗削山峴無邊牆一百
里至弘化寺堡土山無邊牆一百八十里至磧石關
木柞無邊牆河州正南至新洮州五百里新洮州至
舊洮州一百里河州至歸德所約六百餘里洮州至
歸德所約八百餘里歸德所舊洮州最爲孤懸

前件查得邊牆之設自延綏始過套虜也河套古爲
內地今爲虜巢古之防虜以青山爲界遠在黃河
之外數百里今之防虜以邊城爲界縮入黃河之

內百餘里吁可嘆哉然旣無青山之界限又無黃

河之阻隔所以過其奔突而緩其蹂踐者猶全賴

所以修築頓而民力耗也

地險

如故件邊牆

此邊牆耳且延綏之安邊定邊及寧夏之花馬池

興武營一帶陡遇風起飛沙壅淤幾與牆平號曰

沙湃虜騎出沒如履平地然夫衝邊危牆防禦惟

艱宜將卒不容頃刻懈也况洮河無邊牆者又當

何如其兢惕耶。

一虜情

延綏鎮近堡住牧虜酋十三枝。部落共約四萬有餘。黃甫川清水二堡邊外東虜順義酋流來頭目卜吉素。并剪啞噐等俱次強部落約四千有餘。在地名牛武城卜黑灘等處住牧。木瓜園孤山鎮羗三堡邊外套虜酋首莊禿賴阿不害溫庫兒等俱稱強盛。莊禿賴最狡悍。部落約八千有餘。在地名長沙溝白虎川等處住牧。永興神木二堡邊外虜酋嶙素兒明愛最

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在地名蒲灣白海子等處住
牧。大柏油柏林高家建安四堡邊外虜酋阿計大圪
塔台吉沙記台吉等俱次強。部落約五千有餘。在地
名擡瓮山大河掌驢兒山等處住牧。雙山常樂二堡
邊外虜酋炒忽兒打喇失反牙氣等最狡悍。部落約
三千有餘。在地名大畛畦泥海子等處住牧。榆林鎮
城邊外虜酋卜失兔幹爾察罕打哈他卜囊把都兒
耽戴台吉等俱稱強盛。卜失兔最狡悍。部落約六千
有餘。在地名老虎溝黑灘畔等處住牧。保寧嚮水二

堡邊外虜酋百不利克只蓋虎禿太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神水灘棗兒海子等處住牧。波羅懷遠二堡邊外虜酋土昧把兒戶拓不能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柳海子長海子等處住牧。威武清平龍州城鎮靜四堡邊外住牧。已故虜酋切盡黃台吉妻切盡妣吉男折答苦達太把兔頭目撒力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打狼河總管灘青山腰等處住牧。靖邊寧塞二堡并柳樹澗堡邊外虜酋莽克素打漢兒素稱強盛最狡悍。部落約

三千有餘。在地名紅柳山瓦窰山乾泥井等處住牧。舊安邊營并磚井堡定邊營并鹽場堡邊外虜酋捨打太失他太帖賴勤賽鐵雷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跨馬梁長湖牛王山蕎麥湖等處住牧。寧夏鎮近邊近河近山住牧虜酋六枝。部落約二萬有餘。花馬池安定興武毛卜刺四營堡邊外住牧。虜酋着力兔打喇吃嘆炒克兔超兔那木僧革等。俱稱強盛。着力兔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清水紅山橫城金貴李綱等堡鎮遠關長城東暗門河外住牧。虜

會宰僧又名打正及卑馬兔討太等俱稱強盛。宰僧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鎮遠關迤西東暗門起至威鎮堡寧朔墩邊外五岔河賀蘭山尾住牧。虜酋丑氣把都兒同弟苦素阿不害俱稱強盛。把都兒最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迤南順賀蘭山至鎮朔洪廣鎮北平羗玉泉大壩廣武棗園石空寺永興鎮虜永寧等各堡山外住牧。虜酋炒哭兒堯太喇叭阿把太青把都兒俱稱強盛。炒哭兒喇叭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

固原鎮河外住牧虜酋三枝。部落共約七千有餘。自中衛至喜鵲溝大廟堡永安哈思吉分水嶺迭烈遜靖虜衛至平灘大浪口接蘭州一條城什字川買子西古城積積灘各堡河外。大小松山住牧虜酋賓兔妻并男那木太又名阿赤兔及矮青革小布反打賴等。俱稱強盛。阿赤兔最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內靖虜邊外蘆塘湖鑽罕禿張夫水米夾山皆遊虜往來住牧之所。乃山後諸酋之摠策也。過此則河州界馬家灣堡洮河邊外住牧。酋首火落赤把爾谷克臭亦

郎古永邵卜阿榜真相瓦刺旦旦阿拜坤都魯歹成等部落共約二萬有餘。久住西海。各酋不時移住莽喇規工等川。火落赤見在八河西邊。地名海列兔住牧。昆都魯歹成見在綽遜河口。迤南水華塘住牧。真相台吉克臭亦即古三枝見在西南地名莫禾兒住牧。火真二酋較比延寧虜酋更稱強盛。尤號狡獪。總三鎮邊外虜酋共約八萬有餘。

前件照得夷情獸奔鳥聚。變態靡恒。即其平居巢穴亦無定處。有艸即聚。艸盡則移矣。而况形情又有

卷之一 近則便水州所以虜亦利于此

款叛之不一乎。款則移帳近邊，叛則遠徙河外，近

就款但駕馭須得宜耳。

以就水草之便，遠以避搗巢之患，且聞邇移甘涼

者多套虜也。曷有常耶？據開邊夷特其梗槩，要在

哨探密備禦周，庶幾可保無虞耳。

一要衝

延鎮東起黃甫川，接連黃河，逼河皆川平漫，稍衝清水營，東西俱河川，亦衝大瓜園堡，地形甚險，大舉難犯。緩衝孤山堡，西有野蘆溝大川，亦衝鎮，差永興二堡，山險甚陡，大舉難入。緩衝惟永興之東有暗門溝。

平漫一截似爲急衝神木在平川河離邊僅十里急衝大柏油堡與虜止隔一墻下有河川亦爲急衝柏林堡有山險緩衝高家在大川近河急衝常樂榆林保寧三處俱平漫係沙漠之地急衝嚮水波羅懷遠俱有河川急衝威武清平地形平漫急衝鎮靖東有大川河口急衝迤西靠邊有夫溝河緩衝靖邊寧塞二營有河口急衝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四堡平漫無險急衝此就各堡細別之也若論大勢如西路安邊定邊爲大舉入犯之極衝慶陽西安等處俱從此

入中路次之。東路則黃河環遶。萬山叢疊。縱入亦不能南下。緩衝寧夏。則迤北如平虜城威鎮堡。皆逼近河套。三面受敵。急衝其次。則鎮朔堡洪廣堡鎮北堡平羗堡。俱隣近賀蘭山天鷲海子一帶虜巢。急衝河西則玉泉中衛廣武營石空寺大壩聚園等堡。俱在黃河之外。惟恃邊牆之險。皆虜賊不時出沒之地。急衝河東則橫城堡紅山堡清水營毛卜刺堡興武營安定堡花馬池。皆逼近河套。地名可憫。兒委連兔白圪塔楚湖跨馬梁等處虜巢。急衝內花馬池乃四通

入達之地。延之西路。寧之東路。皆繇此出。最爲要衝。極宜重兵防守。靖虜西大浪口。天險足恃。而平灘爲竊入之地。營方灘。河寬水淺。而虎豹口亦出入之境。三角城。紅柳泉。月河。陡城。俱要路也。而防禦亦疎。老龍灣。野麻灘。七里口。俱極衝也。而兵卒甚寡。哈思吉塔兒灣。均在極邊之地。實爲孤懸之堡。

蘭州地方。東聯靖虜衛。平灘堡爲界。西至沈骨峽。與河州爲界。南至摩雲嶺。與臨洮爲界。東南至車道嶺。與安定爲界。河外西至鹹水溝。與莊浪爲界。河南東

西二路一條城什字川等堡沿邊如大浪尖山紅鴨紅蜆三岔溝桃樹灣莊浪河口窄路兒等各隘口共二十一處河北安寧鹽場等堡沿邊如沙井石圈大箐小箐石門棗樹等各隘口共一十四處俱虜賊出邊要隘急衝。

洮州向無虜患今與火真等虜爲隣稱衝邊矣一繇弘化寺乘水渡河一繇寧哈喇耳髻山入老鴉土門等關一繇區古壕入羊撒野里等寨一繇官洛惡藏土橋古兒姚入洮州岷州等處白石岷逼近規工頭

川係虜入要道而總現口團卜溝黑松嶺西壕四野
狐橋皆出沒之路最宜隄防然河州尚隔山險先設
二十四關隘今增八十二墩臺若哨探密備禦周可
保無虞洮州只隔一朶的河狹淺可渡既無大河深
澗又無峻嶺高山一望平廣四野寬漫墩臺窄塹無
繇修鑿且接連皆生熟番夷杳茫盡莽捩漫川平時
哨探難通臨急備禦無及今日洮州豈特固鎮衝邊
實三鎮之最衝最要者也籌邊上策此地宜加意首
圖之也

前件照得此亦大畧耳。其實出沒之地，在在有之。難

從中守，益增應接之法。

以枚舉，所要烽火嚴明，哨探的確。賊少則發兵堵

知，是

截多，則堅壁清野，稍俟大兵，庶免蹂踐之慘。深入

之虞耳。然論延寧最衝，在花馬池。固鎮最衝，則在

洮州。花馬池不守，禍延平慶。洮州不守，禍及臨鞏。

其害均也。但花馬池東則安邊定邊一路，西則清

水興武一帶，管堡聯絡，備禦不疎，未足深慮。洮州

先爲防番，今則防虜。山川之險，兵甲之雄，無一可

恃。奈之何哉。且各邊糧餉俱足，支用。洮岷額餉多。

派瘠薄地方。不能依期完解。營伍月糧。常數月不支。夫外有方張之強虜。內有枵腹之悍卒。洮西不知所終也。加意首圖。增餉增兵者。果無出此地此時矣。

一墩臺

沿邊墩臺原有墩軍。常川瞭望。然人少力孤。恒致失候。遺害匪輕。每墩務添足步軍五名。夜不收一名。加增口糧多備烟炮。不時輪番偵瞭。哨探邊外有警。晝則舉烟。夜則傳火。如賊百十以上。放炮一聲。烟火三

把五百以上。放炮二聲。烟火五把。千騎以上。放炮三聲。烟火十把。如賊虜勢衆。砲聲烟火不止。各營堡官軍聞之。卽赴牆拒守。驅逐飛報。附近將領各率官軍堵截。或堅壁清野。或伏砲埋籤。自然不致深入。但法令易弛。人心易懈。務擇賢能官員專理墩務。謂之提墩。無事之時。設法查點。如有偷安回營。或雇覓老弱頂替。定以軍法網打。該管官叅究。如此庶幾哨探嚴密。我得以預備。而虜亦難輕犯矣。然墩臺之設。所以傳報烟火。嚴明出入。正爲腹裏收斂之具耳。今近邊

腹裏地方在官司經繇道路，守瞭猶存故事，至偏僻
小路，墩臺雖云設也，而傾壞塌損者，十常入九。守瞭
固應明也，而常川土住者，百無一二。夫邊境所恃以
傳接腹裏者，惟墩臺爲耳目，而腹裏所恃以預知收
斂者，視烟砲爲進止。今皆廢而不修，狼子野心，倘一
變動，則羽檄交馳，烽烟四起，在邊雖有先聲，而腹裏
之臨渴掘井，豈能濟事哉。

前件照得墩臺誠遠近之耳目也，邊墩嚴，斯將卒得
先時以防禦，腹墩嚴，則農商知及時以趨避，事若

微而所係爲甚切且要也。墩制墩官原有定設。近日之廢陸款貢承平所致耳。修舉腹墩誠今日之急務耶。雖然豈惟腹墩哉。法弛心玩。邊墩亦徒設耳。如十八年火真內侵。初繇古兒姑入洮州。未足爲怪。何者原無關隘。原無墩臺。瞭望哨探無所施也。繼繇耳髻山入河州。則令人痛恨。蓋耳髻山重岡疊嶂。關隘聯絡。倘蚤知聲息。先期備禦。關峽隘口。各有驍兵火器。酋虜雖悍。安肯冒矢石于千仞之下。徼百歿一生之倖乎。持之稍久。野無所掠。鎮

兵一至彼將自遁。安有朱家山之挫敗。李遊擊之
損傷乎。惟哨探不密。致禍延不測耳。據此則邊墩
尤重於腹墩。各營將堡官一刻不嚴密不可也。

一窖塹

虜賊出沒之地。若大川平原及山峽路口。其地土石
不一。要皆隨形度處。或邊隘近地。俱土無石。宜深挖
大壕一道。壕外明挑品窖三層。品外再挑暗窖數百
星。列於要路諸處。每一窖內務植刺馬銳籤三根。口
面如法。若蓋虜設侵犯。初來不意。必先墮此塹中。倘

若一馬着傷衆騎必趁起懼進防守有兵從中矢石射打虜將不攻而自遁矣。

前件照得此實據險守要之切務也。施之山峽隘口最爲得宜。若近邊去處大而州邑小而鎮堡皆不可缺者。城外有壕。壕外有窖。窖外有柵。明窖暗窖各盡其地。木柵土柵各因其便。平時則如法濬築。倣急則增高增深。縱然醜虜內侵。彼自有所憚而不敢輕突我。亦有所恃而易於固守矣。援兵一至。彼將自解。安國全軍守土者尚亦有賴哉。

一井泉

曾見固原所屬如平虜所鎮戎所紅古城堡海刺都所城皆無井軍民俱挑飲河水一遇亢旱則取之十里二十里之外矣卽固原所屬而沿邊城堡無水泉者又不知其幾也夫民非水不生活萬一虜警窺探城中乏水住牧城外環圍不解軍民何恃以無恐耶彼操守等官僥倖苟安視若尋常莫有爲深長慮者眞所謂燕雀處堂豈綢繆至計耶合無行令沿邊但係城堡無水泉者各於城內擇取空地開鑿池塘數

次隨地之廣狹，以爲大小深數丈餘。有山泉可通者，則引流以注於中。無泉者，夏則積雨，冬則積雪，使常盈而不涸。倘一虜倣，內旣有所恃，外亦不能以久持矣。夫患每生於所忽，乃井泉之利害若此，胡不執計之也。

前件照得水泉，民生至足之利也。改邑不改井者，其利溥而久也。乃至有城無井，邊軍邊民可慨已。平居無事之時，何足深慮。苟環而攻之，生齒林林，奚以爲命耶。故慮及此者，誠思患預防之術，有備無

患之意也。司土者慎毋爲細故而忽之。

一 征兵

固原鎮兵六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員名、延綏鎮兵五萬二百三十三員名、寧夏鎮兵三萬七百四十四員名、三鎮共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查得國初兵制尤邊控弦幾至百萬。今三鎮實在只此數矣。倘再加之。膂力不勇。技藝不精。器械不利。則戰守何賴耶。故見各司邊計者。不得不督道將加意飭然一新也。

前件照得兵者 國家所賴以昭 聖武而苞 皇
威也。顧不重歟。今三鎮之兵僅近十五萬。且遠近
管堡棋布。星分誠若是其少矣。然古名善用兵者。
每以少擊衆。則兵不在多明矣。所貴練而精之耳。
夫兵所稱練者。不過習攻殺擊刺之法。練藝也。鼓
投石超距之氣。練膽也。未有以練心之說。聞者。練
心之道無他。不過恩信素孚。將識士情。兵知將意
是已。法令素明。上可至天下可至淵。是已。心果練
矣。平時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是兵皆有勇知方

之兵也，不逞而譟譟者，誰與臨陣則如指護臂，如臂護身，是兵皆親上效長之兵也。望風而奔潰者，誰與如是則一可敵百，十可敵千，將無堅不破，無衆不摧矣。豈億人億心者，可與之論多寡哉。

一戰馬

固原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二匹
延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九匹
寧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一萬五百一十三匹
三鎮共八萬九千三百九十四匹

查得 國初立法最詳，戎馬最盛，三鎮原額幾十萬
騎，今計久耗無補者萬餘矣。近因剿蕩寧逆，一年倒
斃至二萬四千一百五十餘匹。卽今各管差買者多，
而民間販賣者少，價值騰踴，至有龍馬驥馬之譴。况
馬價借動數多，措買尤稱難乎。幸二十年招中逾額
至一萬一千五百餘匹，不然消乏，又當何如。司馬政
者，寧不寒心，推遷籌者，得不深慮乎。

前件照得 國家所持以鞭撻四夷者在兵，而兵之
所藉以驅逐九塞者在馬，無馬卽無兵也。故 祖

宗重之制稱盛矣。方今消乏數倍往昔，固此時爲然。而司是職者當思所以善其後矣。故騰駒牧養等法不可不頒布，安驥通玄諸經不可不教習也。申飭將領督率軍士，効則有勸，違則有懲，不過據法所可爲而爲之耳。雖然此其迹也，末也。詩曰秉心塞淵，又曰思無邪，繹斯義也。則有端本澄源之道在焉。司職者豈可薄視其官，而輕視其事哉。蓋必有以重其本矣。本重則人重，人重則官重，而馬政亦因之益重矣。

一糧餉

固原延寧三鎮，共計見在官軍家丁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見在馬六萬七百六十餘匹，共約歲支糧一百七十二萬五千二百餘石，料二十六萬九千七百餘石，艸一千五十四萬八百餘束，右額餉皆主兵也，其客兵客餉又非可以數計者。

查得秦古富疆國也，何今不然耶，饑饉師旅，年年相因，有司苦於民運之難，徵將領苦於餉糧之弗繼，倘遇歲稔折色之措備，猶可本色之糴買，惟艱故米珠

草桂之謠自昔爲然于今益甚矣欲爲之計惟務豐

年積穀庶可凶歲無饑果愈積愈多自隨取隨足偶

病農病木之病

值荒歉不惟便于養兵且可因之濟民也况歲豐穀

可謂詳矣

賤勢必傷農若稍寬價值多方易買不惟兵可足食

抑且農有厚利也但恐官帑有限則廣開納之例乎

鹽商納粟者給引多則賞賚吏農納粟者候缺多或

超參富室納粟者照給官帶多或遙授散官生儒納

粟者照例起送多或除授職秩此例開則大有之年

自買自輸者漸多官買官運者稍省矣然此亦權宜

未必久而不滯也。惟申飭屯田之制可乎。沿邊荒蕪
內多腴田。盡行查出。某處千頃。某處百頃。或附近居
民可開墾者。輕其賦稅。三年五年之後。方許輸納。或
各營堡操軍有可耕者。官給牛種。豐年則均分。荒年
則蠲免積貯粟麥。卽克爲糧料之需。收積艸桿。卽備
爲芻束之具。無事則防禦之卒盡散爲農。有警則耕
耨之衆悉聚爲兵。法至便也。一遇荒年。仍酌開納。仍
量易買。必使營堡倉庾多者餘三年之積。少者亦一
年之餘。然後可乎。

前件照得實粟屯田古備邊最良法也。國初屯鹽兼行大有成效。邊關米價賤於腹裏。言利之臣。隨倡銀引利倍之說。自驍政稍更。屯法遂大壞。而不可收復矣。吁可嘆哉。見今邊事多艱。軍需告匱。則豫糴買。廣開納。墾屯種。皆急務而不可緩也。然募實粟者。必先重議其折值。而寬算其脚價。務使利倍于勞。庶人心樂于法。募墾田者。必先擇委能官。聽其便宜。假以歲月。始焉不惜小費。不責近功。久之自有成效矣。此在司邊計者。督道臣。路將熟講。

皇明經世編

而力行之可也。

王六傳集

卷之一

送前

手

三